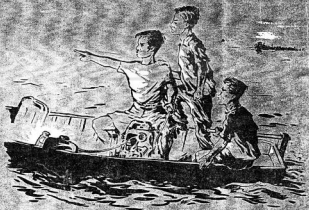


夜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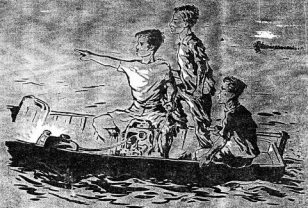
征雁著



星洲文工書店出版

渡夜

征 雁 著



夜 渡

——征雁著：獨幕劇集——

本書作者征雁君，從事創作多年，深受讀者矚目，已出版的有小說集「窮途」；這里所收的三個獨幕劇，是歷年來作者的精心力作。「渡夜」在南洋商報發表後，先後被星馬各劇團選演十數次，被認為是最受歡迎的本地創作之一；「潮來的時候」曾獲前年星州文化節劇本創作比賽特別推薦獎，並經南洋大馬戲劇會選排參加去年度文化節演出，屢獲佳評；「夜渡」為一新作，內容深刻地反映了目前星馬一般貧苦人民的生活情況。

星洲文工書店

渡夜

雁 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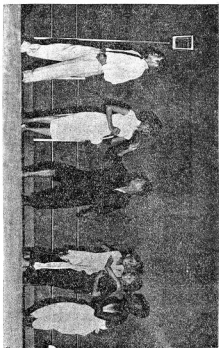
作者 聲明

任何團體如擬排演本書各劇，務請
惠函聯絡。賜教處：文工書店轉交

本書作者征雁君，從事創作多年，深受讀者關注，已出版的有小說集「窮途」；這里所收的三個獨幕劇，是歷年來作者的精心力作，「兩夜」在南洋商報發表後，先後被星馬各劇團選演十數次，被認為是最受歡迎的本地創作之一；「雁來的時候」曾獲前年星洲文化節劇本創作比賽特別推薦獎，並經南洋大學戲劇會選排參加去年度文化節演出，極獲佳評；「夜渡」為一新作，內容深刻地反映了目前星馬一般貧苦人民的生活情況。

星洲文工書店出版

本書作者征離君，從事創作多年，深受讀者關注，已出版的有小說集「朝來時候」；這里所收的三個「朝來時候」，分別是「朝來時候」，「朝來時候」在兩洋商報發表後，先後被星馬各劇團選演十數次，被



「朝來的時候」劇照
1961年新加坡文化節，南洋大學戲劇會在維多利亞劇院演出。

夜 渡

有版權·完結印

著者：征離
出版：文工書店
43E, Tanjong Katong Rd. S'pore.
Tel: 418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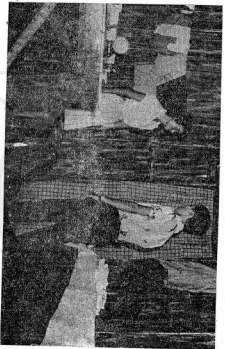
發行：新馬文化事業公司
Sima Cultural Enterprises Co.,
50, Smith St, S'pore.
Tel: 77348.

印刷：新華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西營盤莊安里十七號

1962年1月創版2000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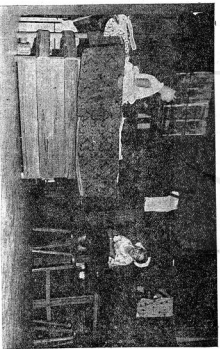
每冊八角

本書作者征雁君，從事創作多年，深受讀者關注，已出版的有小說集「窮途」；這里所收的三個「窮途」，「窮途」在《南洋商報》發表後，先後被星馬各劇團演出十數次，被



「雨夜」劇照

1957年康樂中學同學會演出



「雨夜」劇照

1960年書報印務業職工聯合會在文化館演出。



「雨夜」劇照

1960年書報印業業職工聯合會在維多利亞劇院客串演出。



「雨夜」劇照

1961年新加坡效忠總期間在四個地區巡迴演出。



「雨夜」劇照
1960年後港鄉村居民聯合會演出。



「雨夜」劇照
1961年連電樂工友聯合會演出。

目次

雨夜	一
潮來的時候	二三
夜渡	五五

雨夜

時間 此時。

地點 馬來亞的一個小甘榜。

人物

王山叔 五十歲，肺癆病人。

王山嫂 四十五歲，洗衣婦。

王大海 二十五歲，山叔之長子，失業者。

王大智 二十歲，山叔之次子，高中生。

王秀蘭 十八歲，山叔之女，初中生。

李又來 三十五歲，屋主。

鍾得民 二十歲，流氓。

其他 巫醫，華探各一名。

佈景 一個貧苦人家的小廳，佈置非常簡陋。

正壁有個窗，窗外樹枝低垂。窗邊的竹竿掛着一些未乾的衣服。窗下置茶几、鞋架等。

左壁盥臺有道門通外，臺前一張燙衣桌，壁上有個小窗。
右壁是一間房。臺裏有條過道通廚房，房門接近過道，門簾低垂着。
舞臺中有張木桌和幾張木凳。

幕啓 近晚時分，大雨終臨，屋子裏一片陰晦。晚風吹起了窗簾，只見窗外的樹木在

迎風搖擺。大智伏在桌上趕作功課，秀蘭則忙着燙衣……

蘭（拾起頭來）二哥，你還是休息吧！光線不足，會弄壞眼睛的。

智 剩下最後一題了！（伸個懶腰）唉！這些大代數實在不容易，搞得我頭昏腦脹。

蘭（很難開口似的）二哥，你還有錢嗎？

智 只有幾毛錢，你要幹嗎？

蘭 我要交會考報名費。

智 遲幾天可以嗎？

蘭 明天就是最後一天了。校長說沒有交費，就不能參加考試。

智 哦！（房內傳來劇烈的咳嗽聲）妹妹，你進去看一看爸爸吧！

蘭（放下熨斗，嘆氣）唉！爸爸這幾天咳得更厲害了。（說後轉身入房）

女聲 爸爸，你要喝點水嗎？

男聲 哦！不必，不必，我不要緊的。你快去熨衣吧！（劇烈的咳嗽聲）

（過了一會兒，秀蘭走出來。）

蘭 (語氣沉重) 我看爸爸這種病，呆在家裏是醫不好的！

(大智沉重不語)

蘭 二哥，我看最好把他送進醫院去。

智 爸爸一定不肯去。你忘了嗎？上次他到醫院住了幾天，那些護士待他真可惡：大便也罵，小便也罵，就連想喝點水都罵。這還不要緊，病才好了一點，就給他們趕了出來。

蘭 要不然，我們也得找一位醫生跟他看一看。這幾天他咳得更——。

智 (打斷) 這只好等有機會才帶他去！

(王山嫂從廚房出。她把一些尚未晒乾的衣服，披在竹竿上，然後拿了乾的衣服，放在熨衣桌上，揀起一條襯衣交給秀蘭。)

嫂 秀蘭，這件是那個姓鍾的流氓的，你趕快熨好它，等會兒他就要來拿。

蘭 這條伙的錢，最好別賺他，每次來拿衣服，總說些不三不四的話，真討厭。

嫂 我也這麼想，等這個月完了，叫他掙給別人洗吧！

(大智站起來，把書本整理好，從壁架上取下一塊布巾，披在肩頭，走向右門。)

智 媽！後面有水嗎？我要沖涼。

嫂 我已經盛滿了，你去吧！

(大智進廚房，王山嫂把衣服移到木桌上噴水。)

嫂 現在幾點了？

蘭 快六點鐘了。

嫂 就要下雨了，你大哥怎麼還不回來？

蘭 我看他就快回來了。

嫂 做這門生意，我總是替他提心吊膽。

蘭 大哥每天在「甘榜」裏東跑西闖，也怪辛苦，你看他最近晒得多黑呀。

嫂 唉！有什麼辦法呢？爲了吃飯，什麼都得做。(暫停)你大哥就是骨頭硬，年紀輕，火氣大，老是喜歡去跟人家鬧，我就怕他去鬧。你看，上次工人要求加工錢的時候，

他整天做代表去跟頭家吵架，結果……。

蘭 媽，大哥這樣做是爲了工人的利益着想，他們做牛做馬，還養不活一家老少，所以向老板要求加點工錢，這是很合理的。

嫂 其實，有誰不想多加一點工錢？但是，人家不跟你講理，給頭家辭退了，吃虧的，還是我們自己。

蘭 (喝喝) 會，秀蘭走近木桌，取噴過水的衣去熨。)

蘭 這些噴好了嗎？

嫂 好了，你拿去吧！

蘭 (走回單位) 前幾天，有人告訴我說，那個綢緞店的老板曉得大哥到「甘榜」去收買、膠絲，正在大發脾氣，說什麼大哥搶了他的生意。

嫂 本來嘛，我就叫他別做這種生意，萬一給人家抓到了，沒有一千八百是逃不脫的。但是，你大哥總是說不會的。

蘭 他失業這麼久，整天守在家裏，沒有一點入息也不行。再說大哥下個月就要結婚了，假如現在不想法子找一筆錢，怎麼行呢？

嫂 我就是想到這一層，才硬着頭皮讓他去做，可是萬一有人眼紅，跑去告密，那不就糟了？

蘭 大哥沒有「禮申」去買膠絲，雖然犯法，但這種錢，是要用勞力、用血汗去換回來

的。每天受到風吹雨打，才賺它五六塊錢，難道是不應該的嗎？

嫂 雖然我們賺這種錢是對的，可是人家不和你談這些呀！(將噴好的衣服拿到熨衣桌上) 熨好了趕快送出去吧！我要去煮飯了！

蘭 (山嫂進廚房，秀蘭繼續熨衣。得民掀起了窗簾向屋裏偷看一陣，然後偷偷摸摸地從大門上。他先望望廚房，然後走到桌邊坐下，洋洋自得地把秀蘭痛評了一番。)

民 嘻嘻！王小姐，我的衣服好了嗎？(秀蘭吃了一驚，沒回答，從一堆熨好的衣服中，取出一件襯衣，走前交給她。得民提高嗓子) 啊！連一張紙都省得包？這叫怎麼拿出去？(秀蘭還是不理，走回單位，彎腰從桌下抽出草紙和紙把衣服包好，走前交給得民，但得民嘻皮笑臉不拿，秀蘭索性把它扔在桌上，轉身去熨衣。)

王小姐，我就不明白你在擺什麼架子？每次，我好心好意的跟你談話，你總是不理也不睬，不懂我什麼時候得罪了你，還是你對我有什麼誤會？(看秀蘭還是低着頭在熨衣，便走近一步) 啊！好大的架子。(伸出手指她的下顎抬起) 為什麼不說話，怕雞鳴情嗎？嘻嘻。(毛手毛腳地，秀蘭氣極，把棉褲開，自己向後退幾步。)

蘭 (嚴厲地) 請你尊重一點。

(房內傳來一陣咳嗽聲。)

男聲

(沉重地)誰呀？秀蘭。

(得民用手機在牆上碰了一聲，表示別聲張，然後迫前一步，強抱住她的肩膀，她極力掙扎。)

蘭

(急)爸爸你快來，快來……

(恰巧大智沖好涼，從廚房出，一見之下，經火中燒。)

智

混賬，你還不放手！(迫上前去，揪住棉的衣袖，得民有點緊張。)

民

你，你，你要怎樣？看，看人才動手。

智

妹妹你說，他想怎麼樣？

蘭

他……他想侮辱我。

(大智正想一巴掌揮過去的時候，王山叔從右房門躊躇地出。)

叔

大智，大智！

(大智一回首，得民乘機掙脫，連忙後退。大智將那包衣服向得民的面上擲過去。)

智

混賬的東西，跟我滾出去！

民

(拾起衣服)好！好！有膽量的你等着瞧吧。(從大門滾出去。)

叔

算了，算了，這條伙有他的靠山，別去惹他！

蘭

這條伙實在豈有此理！

智

這狗東西沒有教訓他一頓是不行的。

叔

你整天在街上跑，還是少去惹他，免得麻煩！

蘭

我才不怕他，難道他敢怎樣？

叔

你忘了嗎？上次他們向你勒索時，你不給，他們已經懷恨在心了！

智

哼！他們有什麼理由向我要錢？

蘭

二哥！你以後當心點就是了。

智

你們別怕。

(王山叔坐下，在捲紅煙。大智把布巾掛個壁，戴上破帽，然後從小架上取出破鞋穿上。

秀蘭把髮髻的衣服用一塊白布巾包起來。遠遠地傳來雷响。)

蘭

二哥，就要下雨了，你還要出車？

智

(回轉身來)不出車怎麼行？(暫停)原租欠了這麼久沒錢還，爸爸等着錢看病，你明天要交報名費，家裏的米又沒有了。你想想看，不出車，這些怎麼解決？

蘭 你明天就要考試了。這次的大考是最重要的，萬一今年考不上，那怎麼辦呢？
智 考不上還有什麼辦法？生活要緊呀！

蘭 （沉默片刻）二哥！我想，我還是出去找事做，爸爸你說好嗎？

叔 （長吁）嘆！（把紅烟点上）

蘭 我想，今年我初中畢業了，明年就出來教書，賺點錢來幫忙家計。

智 妹妹，我們雖然窮，但是我每天辛苦一點，多跑幾回車，總可以供給你讀完高中、的。你現在才初中畢業，還不是合格的教師。

蘭 我可以一邊教書，一邊讀師訓班。你看今年的學費，增加了很多，到處都在鬧教師荒。我想，在小地方找個教師的職位是不難的。

智 話雖然是這麼說，但多讀一兩年書，以後可以省一些麻煩。

蘭 （感動地）我看你跟大哥每天都這樣勞苦地到處奔波，心裏老是很難受。媽媽又要替人家洗衣，多辛苦。

智 窮人家總是這樣的，要生活就得苦幹下去。

叔 （沉重地）這都是我不好，害了這個病，累得你們夠辛苦。

智 爸爸，你別難過，大哥和我都還年青。俗語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只要我們肯吃苦，一切困難都可以慢慢克服的。

叔 你早上要讀書，下午，晚上又得出去踏三輪車，也實在太辛苦了。

智 （暫停）爸爸，那個屋主假如再來，你就等大哥回來，看他有沒有錢，先給他一點；要不然，就等我回來再說。

叔 好，好，你去吧！

（大哥轉身欲出門，雷聲，風聲响。）

蘭 二哥，就要下雨了，你把雨衣帶出去吧！（取下壁上的雨衣，交給他。）

智 （接過雨衣）妹妹，你別再胡思亂想，明天的報名費，我今晚有辦法解決，你還是好好地準備功課吧。

（大哥出，風又起。秀蘭送到門口，把門掩上）

叔 秀蘭，大海怎麼還不回來呢？

蘭 是啊！大哥今天很奇怪，天都黑了還不回來。

叔 會不會發生什麼意外？

蘭 我看會吧！（將髮衣桌上那包衣服背起，將髮斗拿進過道，然後走向左門。）爸爸，我出去一趟。

叔 送完了趕快回來，等一下怕會下雨。把雨傘帶去吧。

蘭 好的。（拿了雨傘，正欲出門，剛巧李父又一腳跨進了門，兩人面面相覷了一番，便各走各的路。）

來 怎樣？這一趟總不該讓我白跑了吧！

叔 （勉強露出笑容）你坐吧！說真的，不是我，實在是手頭太緊……（一陣咳嗽）

來 （有點冒火）這年頭誰的手頭不緊？沒辦法總得想辦法呀！

叔 是的，是的，可是你不是不懂，我現在不能工作，我的病……

來 好了，好了，這些話我已經聽得厭了。你也該明白，我是靠這些屋子過活的。現在，你一再再地拖了幾個月，這……這叫我吃什麼呢？（一腳踏在桌旁的椅上，從袋裏摸出一包香煙來，燃上一枝，望着山叔，在等着他的回答。）

叔 明天吧！明天你來，我一定想辦法！

來 哼！你又在開空頭支票了。前天我來，你說昨天要給，昨天我來，你推說今天，今

天又推明天，明天還有明天，你這簡直是跟我開玩笑嘛！

叔 又來呀！假如你不健忘的話，你總該記得，十五年前的今天，當日本鬼子打進馬來亞的時候，你們一家人逃難到山芭去，在我們那邊住了一年多。那時候我不但沒有收你的房租，而且還時常拿金錢和物品來接濟你們，幫助你們，誰想到十五年後的今天，我窮，我欠了你的房租！又來呀！難道你就不能幫幫忙，多寬限幾天嗎？

來 好了，好了，俗語說：「好漢不提當年勇」，你又不想想，現在是什麼時候了，何必老提起過去的事呢？

叔 （聲音有點抖）好吧，算了，不提就不提，總算我做了一次傻瓜，看錯了人！今晚遲一點你來，等大海回來我一定叫他想辦法。

來 幾點？

叔 九……九點你來。

來 好，到時候要是沒有，你別怪我不幫忙。你要知道，現在的地皮起價，到處都鬧屋荒，這屋子你不住，別人在等着住呢！

叔 好的，你放心，我一定想辦法。

來 咱們就這樣一言為定吧！（轉身欲出，忽然想起一件事，又回來。）喂，老王，那天我告訴你的那個，你到底想不想幹？

叔 （裝着不明白）你是說……

（又來走上前跟他咬耳朵。）

來 ……怎麼，不成問題吧？

叔 哦，哦，這個我辦不到。我雖然窮，但是我一生清白，要我的兒女去幹這個，我辦不到，絕對辦不到。

來 其實，你的大智勝三輪車，他可以藉口說是載客，很容易就把東西運過關的。只要事情順手，咱們平分秋色。這樣，你不是可以享受一輩子了嗎？

叔 老實說，這種犯法的事，我不幹！

來 其實，在這個社會上賺錢，都是看你怎樣要手設，靠正經是會餓死的。（暫停）再說，你的大兒子每天去「甘榜」裏偷買膠絲，這也是犯法的呀！

叔 他沒有「禮申」去買膠絲是犯法。但是，他靠自己的勞力賺幾塊錢，又不偷人家錢的，也不搶人家的，這跟走私差得遠呢！

來 （冒火敲桌）我是看你窮，開一條路給你走，沒想你不識抬舉。算了吧！咱們不談這個。（加重語氣）別忘了，今晚九點，我來拿錢！（將烟頭擲下，憤然下場。）

嫂 （從過道上）又來要錢了嗎？

叔 我叫他今晚九點來拿。

嫂 今晚，今晚怎麼行呢？

叔 祇好等大海回來叫他辦法。

嫂 有什麼辦法可想？

叔 他說過了，今晚交不出，別怪他不幫忙，這屋子別人等着要住。（又一陣咳嗽，山嫂走過去，倒杯茶給他）

嫂 喝了吧！（暫停）家裏甚麼都沒有了！賣的賣，當的當，就只剩下這付老骨頭了。

（門外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大海推了一輛腳車，車架上綁着一個竹籃，非常慌張地衝了進來。外面風聲呼呼响，雷聲響得較前更大了。）

海 快，快點，快把門關上，後面有人追我。

叔 什麼事？什麼事？

壞 不好了，快！

（山嫂慌忙去開門，山叔幫大海把竹簾拉下來，但是門尚未關好，外面即傳來聲响）

外婆 開門，開門！

（一個華探和一名巫警破門而入。）

探 哼！你還想逃？（對巫警）查看看。（巫警查竹簾，拿出幾根木薯來，丟在一旁，又往下挖，結果在簾底抓出一把膠絲來，對華探得意地一望。）

探 （對大海）這是什麼？拿「禮申」來。

海 我沒有「禮申」。

探 你知道沒有「禮申」偷買膠絲是犯法的嗎？

叔 （插入）他，他是在「甘榜」收買木薯的，這批膠絲是人家寄他帶出來賣的。

探 笑話，你還想騙人？告訴你，老早就有人密告他了，偷買膠絲的，別裝傻吧。

警 （對大海）居民證拿來。

（大海將居民證交給他，警取出一小冊在記錄。）

壞 （對華探先生，你就看我們窮人面上，做做好事吧！他失業沒有工作，這幾天才到

「甘榜」去……

探 （不耐煩，對巫警）將這些帶到局裏去。

探 跟我到警局去。

海 （急起來，反駁）我為什麼要到警局去？

探 有話到警局再說！（拉走大海）

叔 （拉住華探的手哀求）你，你請幫幫忙吧，原諒他一次，放了他吧！

探 別囉嗦了，什麼原諒不原諒。

巫警 （巫警推車出左門，華探推大海跟着出去。山叔失神地望着，山嫂緊張地衝出門外）

（這時風聲呼呼的吹着，夾着轟轟的雷响，閃閃的電光從窗門射了進來。）

壞 （悽慘地）大海，大海。（山嫂進來，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快想個法子呀，你說怎麼辦？

叔 人都被抓了，還有什麼法子？

壞 這一下什麼都完了！

叔 要做這門生意，眼睛也得亮一點。

嫂 我早就說過了，只要一次失手，就糟了。

叔 唉！要把他保出來，至少也得三五百塊，那兒來的錢呢？（一陣咳嗽）

嫂 他早上只吃一點點粥就出門，現在一定餓得很，我看還是先帶點飯給他吃。

叔 恐怕他們不會准你進去的。

嫂 我去試一試。

叔 好吧，順便帶一件衣服給他。（暮暮）你還是從後面朝小路去，快一點。

（山嫂慌忙進廚房）

（這時舞台比幕啓時暗了許多。山叔把木桌上的煤油燈點上。忽聽見門外傳來呻吟聲，一剎那，秀蘭扶著大智從左門上。大智頭上纏著一條布巾）

智 哎，哎！我疼，我的眼睛疼呀！

蘭 爸爸！爸爸！你快來，二哥給人家打了。

叔 （趕快上前）啊！是誰，是誰打的？

蘭 我沒有看見，二哥說是剛才來拿衣服那個流氓，跟另外兩個人打他。

叔 呵，下巴給打傷了！趕快拿紅藥水來。（山叔扶大智坐下，急）你是怎麼搞的？

（秀蘭急忙進右門，拿紅藥水出來，替大智敷藥。）

（風聲，雷聲，雨聲齊响）

智 我……我跌了……三……三輪車……到了街上……他們……把一大堆沙，撒……撒到我的眼睛上來，三個人……一共三個人……一個是來擊……擊衣服的那個流氓……哎哟痛……我的眼睛掙……掙不開了……。

蘭 （從壁上取下一條面巾）二哥，我跟你擦一擦傷口！

叔 秀蘭，那個流氓現在在那兒？

蘭 剛才，我送了衣服，走到路口，看見二哥輪在路邊，很多人圍在一起，但那個流氓已經逃了。

叔 哦，這，這還成什麼世界啊，我的兩個兒子，一個被抓去了，一個被人家打了，這叫我怎麼活下去呢？這還是我活下去的地方嗎？從木架旁取出一把短斧頭，呼！看他跑到那裏去，今天，我這條老命要跟他們拚了！（奔出門口去，秀蘭見狀跑去投他回來。）

蘭 爸爸……你不能這樣做呀！（山叔在劇烈痛苦的咳嗽聲中吐出一口鮮血，染紅了衣服。）爸

爸，血，你看，爸爸，（大聲）爸爸！（痛苦難忍地哭泣）

智（掙扎，痛苦地）爸爸……。

叔（山叔一手抹去嘴上的血，一手攔劉秀蘭的手）我要找他們算賬去！（憤然衝出，秀蘭尾追）

蘭（外聲）爸爸，（大聲）爸爸，你千萬不能動手呀！（山叔咳嗽聲漸遠去）爸爸，你回來

呀，二哥的傷勢要緊呀！爸爸，爸爸……。（聲音漸漸隱去）

（呼呼的風聲大作）

（轟轟的雷聲大响）

（沙沙的雨聲連綿不斷）

（舞台面漸漸轉黑，只剩下一盞油燈的微光，在狂風中顫抖）

（偶而一兩次閃電，照亮了舞台，只見大智喊著爸爸站了起來，在摸索著）

（狂風捲起窗簾，大智面向窗外，高聲地呼喊）

智 天呀！你讓我們窮人活下去吧！天呀！讓我們窮人活下去吧！

——幕下。

（完稿於一九五七年，吧生。）

潮來的時候

地點
時間
人物

星加坡南部，一個風景優雅的海邊。
一個夕陽無限好的熱帶黃昏。

李高明 男、四十歲，一個白領階級的人物。

楊露絲 女、三十歲，高明的「達令」，一個打扮入時的摩登小姐。

周珍萍 女、三十八歲，女傭出身，被高明遺棄了的病婦。

李小特 男、十二歲，珍萍的兒子，一個街頭流浪兒。

林頭春 男、五十歲，網蝦為生的漁夫。

馬末 男、十八歲，遊覽勝地常見的馬來看車童。

文連第 男、四十五歲，印度人，海邊咖啡攤主。

朱健 男、二十歲，青年學生。

其他 一個小流氓、散步者男女數人，警察兩名。

佈景

海濱的入口處。

左邊一道低矮的，褪了色的圍牆。由於久經風雨，牆角已長滿了青苔。幾處土

敏士從牆頭崩了下來，像一件破了的衣服一樣，裏頭堆砌的磚頭分明可見。牆內的長青樹伸出牆頭來，樹枝婀娜無力地低垂在牆外。印度人的咖啡舞就設在牆角。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水喉，椅子和堆在牆下的水桶、木箱等。牆的裏邊向左因為是一個停車場，所以有一道相當寬闊的走道。走道的旁邊有一枝路牌。

正面是海的背景。我們只能看到彩霞飄浮在海上，蒼茫的遠山橫在天腳。一道長長的欄杆從左到右貫通整個天幕。中間偏左有兩支路燈並立。路燈之間有一條欄杆圍起來的，突出海灘的過道，向左可通沙灘。中間偏右也有一枝路燈，但被右邊的大樹遮住。風來的時候，在樹影飄搖中，我們可以閃閃爍爍地看到它的銀光。路燈的後頭緊接着是餐廳的屋角，由於它設在海灘上，我們只能看到它的模糊的輪廓。

右邊的一道矮牆，比左邊的更陳舊。除了青苔和破洞外，向海的一邊整個塌了下來，石柱和磚礫橫陳在牆角，看來是間無人管理的家園。一株粗大的熱帶樹矗立在牆角，由於它的密葉濃蔭，使這道牆外顯得格外幽暗。一張長石凳靠在

牆下，經常是作為馬來看車童的指揮站。牆裏邊向右也是一樣，有一條相當寬闊的走道。牆內一間無人居住的屋宇，窗戶破舊，板壁失修，夜裏路燈亮起之後，窗內一片漆黑，陰森恐怖。

幕起

暮色蒼茫，天邊留下最後一抹餘暉，只見陸霞密聚在遙遠的山頭。潮水拍岸的聲響時隱時現。晚風從海上拂來，橋頭的長青樹，熬過了一天的暑氣後，開始以一種輕飄飄的姿態出現。印籍咖啡攤主獨坐無聊，連打幾個呵欠後，索性伏在欄上打盹。馬來看車童因為時間還早，顧客未到，就仰臥在樹下石欄上抽煙。散步的閒人三三兩兩，有的憑欄小立，望風懷想，有的並肩暢談，悠然而過。漁夫滿身潮濕，捫着網蝦用具和一籠蝦，從左邊上。一道鮮紅的血從他的右腳流下來，走起路來，有點跛。他把漁具放在咖啡攤邊，坐下。

漁茶一杯來。

（文連第泡茶。看見漁夫伏下身子，抹去小腿上的血。）

文怎麼啦！傷了腳？

漁哎！在海裏摔了一交，給一塊石頭——哎！

（文遞第端上茶後拉開抽屜，拿出一塊破布，撕成兩段，遞給漁夫。）

文那，給你綁一綁。

漁（接過）哦，謝謝你。（開始綁傷口。）

文喂，老伯，我以前怎麼沒見過你在這裏網蝦？

漁哎，說來話長，我的屋子給大火燒了，最近才搬來的。

（流浪兒小特從右邊上。他一身髒衣服，頭髮也不梳，吹着口哨，一副小流氓相，洋洋得意地走過馬末的跟前。）

馬（喚住）喂，小特，來。

小（轉身）幹嗎？要請喝咖啡？

馬哼，亞清找你，要請你吃拳頭！

小亞清？他找我幹嗎？

馬他說你偷了他一個手錶！

小我？（有點尷尬）我那裏有偷他的手錶？（轉身向咖啡攤）咖啡鳥。五分！

文（帶着懷疑）有錢嗎？

小有呀！（拍拍衣袋）

文拿來看。

小「密密」，你看我？（從袋裏掏出幾個銀角，攤在桌上。文連第手快，要搶錢。小特手更

快，馬上收回，做個鬼臉。」

文（含笑抱拳）你上次還欠我兩毛！

小等我有錢就還你！

文喂，你現在不是有錢了嗎？

小這個？不夠，我要吃飯。

（文連第端上咖啡）

（舞臺昏暗，路燈亮起。）

漁天黑了，你還不去？

小回去那裏？

漁回你的家呀！

小我沒有家！

漁沒有家？那你的父母親呢？

文他的父母，統統「馬地」了！

小吓，「峇密」，你不要把我講我，

漁你父親是做什麼工的？

小我的父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的父親是誰？

文哪，我就是你的父親。

小「峇密」，我是你的公公。

漁你的母親呢？

小在醫院裏！

漁生病呀？

小唔，很多年了！

漁什麼病？

小我不知道，醫生說她的肺生了蟲，醫不好的。

漁你沒有去看她？

小很少，醫院的那些穿白衣的女人很兇，看到我，就把我趕出來。

漁那你有讀書嗎？

小沒有啦，飯都沒得吃，還有錢讀書？（喝咖啡，立刻嘔了出來。）

小 啾！這樣燒！

文 燒？那裏會燒？來來來，我弄給它冷。（接過茶杯，一邊用罐倒茶倒去。一邊忍俊不住。）

小 「峇密」，你想要把你公公燒死？

漁 （在一邊也覺得好笑）現在，誰給你錢吃飯？

小 我自己去賺。我天天在街上給牛奶罐去賣，沒錢的時候，走過「羅地」店，拿一粒

就走。（頑皮地作一作像的手勢）

漁 你是說去偷？那給人家抓到了怎麼辦？

小 那天，我才給「羅地」店的大肥拉到，他踢我一下。（投起褲角）你看，害我三天不能走路。

漁 你為什麼不知道你的父親是誰？

小 我不知道，我問我的母親，她就流淚。

（左邊傳來汽車聲，汽笛聲。）

（馬末爬了起來，走到左邊。）

馬 來，來，這邊可以放車。（作手勢）轉過來，轉過來，吼！吼！

（馬末走出。關車門的聲音。）

小 （喝完了咖啡，手五分錢）哪！拿去，給你買棺材。（文連聲帶笑，順手就往他的頭上輕輕

擱過去。）喂，亞伯，你的紅煙，拿一根來請，可以嗎？

漁 你也會抽煙？（取紅煙盒給小特，小特搖了，燃上走開。）

文 這孩子很頑皮，但也怪可憐，沒有父母親，在外頭常給人家欺侮。有一次沒東西吃，在餐室（指餐室）偷了一塊熟豬肉才給老板踢了幾腳。

（李高明西裝革履與楊露絲上。露絲手上帶個手提包，一邊走，一邊拿著鏡子在整理秀髮。馬末走回原位。）

高 （看到漁夫的竹籬），露絲我們買一些新鮮的蝦，回去煮咖啡，好嗎？

露 煮咖啡？吃到我都厭了，還是買點回去，今晚炒麵吃吧！

高 好，好。（對漁夫）一副上流人物的氣派！喂！有蝦賣嗎？

漁 有有，（打開竹籬）這些你都拿去把！

高 多少錢？

漁 隨便啦，算你兩塊錢。

露 哼，這麼貴！

漁 不貴了，這些都是剛才潮水退的時候撈的。你看，現在潮水漲得這麼高，要撈也沒有了，太太，兩塊錢不會貴的。

露 誰說我是太太？你沒長眼睛呀？

漁 曖曖，不好意思，我不知道。

（小特望着露絲在偷笑。）

高 （感到難堪，馬上插入）一塊錢，要，就跟你買。

漁 一塊錢不能呀！

露 不能就算了，我們走吧！（拉走高明）

（小特站起來，故意學露絲走路的神態，搖着屁股，哼着小調：「你可願意嫁給我做老婆，嫁給我做老婆。」走向欄杆。）

（露絲聽見，轉過身。）

露 （指着小特）你，你唱什麼？

小 我，我唱什麼？唱歌呀！（拍翅）

露 你這小雞裡，你說什麼嫁給我做老婆？

小 嘻嘻，我又不是說你。

（高明一把掌猛力地擺過去，小特兩手一擋，跑到馬末身邊，又哼起小調：「呵，女人呀，女人呀，天生沒用，她裝腔作勢，把腦筋亂用！」轉向馬末。）

小 喂，馬末，今晚不去跳「弄翅」？

馬 靜靜啦！

高 （對露絲）走，別跟這小三星計較。（兩人憤憤地走進餐室）

小 曖，馬末，今天好賺嗎？

馬 不好啦，你看，很少車來！

小 曖，你吃飯了嗎？（掏衣袋）

馬 （會意）曖，不必，不必，我有辦法的。

（小特似有所見，他驚慌地，對馬末說）

小 曖，馬末，亞清來了，你不要告訴他我在這！（連忙從牆角的破洞鑽了進去）

（亞清，一個小流氓上。他在欄杆邊站了一會，東張西望，然後走向馬末。）

清 喂，馬末，小特有沒有來過？

馬 沒有啊，你找他幹嗎？

清 哼，他偷了我一個手錶，我要找他算賬！

馬 要算賬你去找他，你來找我幹什麼？

清 （自討沒趣，對自己說似的）哼，不要給我碰到。（從右邊踱步，神氣地出）

（周珍萍從右邊上。她穿著破衣，形容憔悴，披著蓬鬆的長髮，緩步而來，站在欄邊望著海，接著沉思，嘆泣，然後毫不留戀地朝四面張望一下，向左邊踱步而去。）

漁 （對文連第）怎麼，這孩子沒有父親？

文 我是聽人家說的，這孩子是個私生子。他的母親從前做人家的傭人時，給頭家的兒子騙了，生下小特，就把他們母子倆丟了不管，後來，他的母親勞作過度，終於病起來了……！

（小特伸出頭來張望一下，走了出來。）

小 （對馬末）走了？

馬 有沒有聽到？你給他碰到時，你就知道。

小 我才不怕他。

馬 不怕？不怕為什麼要像狗一樣溜進洞裏去？

小 （無言以對）哼，他假如去茅簷給我看到，我才不放過他。

（左邊忽然傳來聲響，有人在喊：「哎呀，有人跳海，跳海呀！快來救呀！快呀！」碼頭上一陣騷亂，大家紛紛走到欄杆邊望。）

（風潮聲吹得緊）

漁 哎呀！是呵！你看那水面上有東西在浮着！（指著海上）來我去救！（欲下）

（文連第把他拉住）

文 你傷了腳，不能去呀。（望海）哦！沉下去了，沉下去囉！

（馬末急忙脫了上衣和褲子，穿著短褲，走向通沙灘的走道。）

馬 來，我去救！（往左邊奔去）

小 馬末等一下，我也去！（跟著跑）

漁 快呀！你們快點呀！

（高明與露絲走出來看熱鬧）

露 哼，小雞種也要跟人家去救，淹死才爽快。

高 這種三星死了也不會有人來哭的！
露 哎，你看那人是誰呀？

高 哼，管他是誰，要自殺跑來這邊跳海，那裏會死？哼！SEN，假如有心找死的話就應該到中國銀行或是亞洲保險大廈去！

露 是呀！我看這個人一定是裝死的。

高 Come out, we better hand out our business！走吧！我們喝茶去！（向右邊去）

文 啊！馬末游過去了，你看！

漁 噢，你看那小鬼也跳下去了。

文 抓到了，抓到了！

漁 你看！浪這麼大。

文 扶起來了！來了！來了！

（朱健匆匆跑到欄杆。）

朱 什麼事？什麼事？

漁 有人跳海，你看救起來了！

（小孩與女人的哭聲由遠而近。）

（馬末與小特扶著馬珍萍上，三人都成了落湯雞。）

小 （哭哭啼啼）媽，媽，為什麼你要跳海？媽。

漁 啊？他就是你的母親？

小 （抹著眼淚）唔！

（珍萍在欄杆邊坐下。）

珍 哦！孩子呀！（緊緊地擁抱著小特）媽再也活不下去了。你們讓我去死吧！讓我去死吧！（慟慟的哭著，掙扎著要站起來，衆人把她接住。）

小 媽，你不是在醫院嗎？為什麼你又出來啦？

珍 媽的病是不會好了！再住下去也是等死，孩子！你要乖！你還小，媽是沒有希望了……（哭泣頓料）

（馬末連忙過去，拾起剛才扔在地上的衣，披在珍萍的身上。）

朱 對，對，蓋在她的背上，她冷得發抖了。

漁 喂！燒茶，燒茶去泡一杯來。

文 哦！好，好，我泡，我去泡。（急忙走去咖啡壺泡茶）

馬 亞嫂，你，你還會冷嗎？

朱 手，手跟她擦幾下。

（小特與馬末拉着她的兩手，出力地擦。）

文 （上前）來，來，喂，來，熱茶。

（漁夫接過，送到珍萍的嘴邊。）

漁 你先喝口熱茶，就不會冷！

（珍萍顫抖地接過茶。）

珍 啊，阿叔，你們，你們對我真好！

朱 亞嫂，你，你為什麼看不開，要跳海呢？你的丈夫呢？

萍 （啜泣）我，我沒有丈夫，他……他是個沒有良心的人。（哭得很傷心）

小 媽，你不要哭了，媽！

朱 他現在在那兒？我們可以叫他來帶你回去。

珍 哦，不必了，我，我也不知道他現在在那兒？（咳嗽）

漁 亞嫂，我們叫一輛德士，送你回去好嗎？

珍 哦，我又沒有家，要回那兒去呢？

朱 你本來是住在那裏的？

珍 我本來住在樟宜，這幾年我進了醫院，屋子人家已經收回去了。（啜泣）啊，我，

我，我活下去有什麼用處呢？人家有錢有補品吃，我們沒有錢，只有等死呀！留在醫院裏給「迷西」罵，我，我受不了！（又緊抱着小特）小特呀，你要乖，你要好好地做人。

（小特流着眼淚叫媽媽。）

（兩聲響亮。）

（一陣晚風吹過，樹葉在瑟瑟作響，黃葉片片飄落。）

（珍萍縮成一團，又顫抖起來。）

馬 啊？你又冷了嗎？（替手）

（文連第脫下上衣，交給漁夫。）

文 給她穿上，快！

(漁夫又把衣披在珍祥的身上。)

朱 怎麼辦？要不要叫警察來，先把她送到警察局去？

文 不能，不能，跳海的人被抓到了，有罪，你知道嗎？

(李高明與楊露絲也出來看熱鬧。他們站在人羣的外圍，因為看不到，所以望來望去。)

露 誰呀！有沒有死？

高 沒有死！—*Oh, you already!* 這海這麼淺，那裏會死呢？

露 你看，他還會講話呢？

高 哎，這那裏是自殺？她是下去游水呀！

馬 (站起來) 你說什麼？

高 我說什麼？我不能講話？

馬 『密密』，人家跳海，你還說這種話？

朱 你看到人家跳海，又何必講這些風涼話呢？

高 (無可奈何) 哼！(拉拉自己的領子)

(小特已經從人羣中鑽了出來，他走到露絲的身邊，望着她的手提包，再望望四周，忽然地，

用力把手提包一奪，奔向右邊去。)

露 哎呀！打搶呀！我的手提包，給那小流氓搶去了！

高 啊？跑了！(追出去)

露 快呀！快呀！你們快點把他抓住呀！

(衆人帶着驚奇的眼光，向右邊望去。)

珍 誰呀？誰打搶呀！(掙扎着要站起來)

馬 (接着她) 你坐下來，坐下來！

(高明一手拿着手提包，一手拉着小特上。高明把小提包交給露絲，小特拼命地掙扎。走到臺中時，小特忽然掙脫，正想再跑，高明立刻一腳踢過去，小特哎喲一聲，伏倒在地上。高明連忙過去，抓住他的後領拉了起來，一道鮮紅的血從小特的嘴邊流了出來……)

露 打，打，打死他！

高 哼！你人小鼻大，敢搶東西！(順手就是露嘩地兩巴掌送過去。)

馬 小特，你跑呀！趕快跑！

珍 (珍祥看到是小特又掙扎着站起，悽慘的呼喚) 小特，小特呀！

(小特正準備衝，高明又上前揪住他。)

漁 頭家，你做好事，他小孩子不懂事，放了他吧！你看，他母親病得很重，剛才她跳海才給人家救了起來。頭家，好心必有好報，你放了他吧！

高 哼，她跳海，他想找死路，那是她的事，為什麼她的孩子搶人家的東西？

(珍萍躲開人羣，掙脫出來，扶住高明的手。這時高明背向着她。)

珍 (哭泣着) 叔叔，你做好事，放了他吧！他，他是我的，我的兒子。(哭泣)

朱 是呀，東西拿回來了，也就算了。

高 (回頭望了她一眼，順手把她攔開) 哼！沒這麼容易！

(珍萍被他一推，倒向人羣中去。漁夫、文連弟與朱健連忙上前扶住。)

高 走，到警察局去！

露 (為了報復，上前揪住小特的耳朵) 走，(對高明) 把他拉走，高明！

(馬末從後頭殺氣汹汹地上前，雙手出力把高明一推，三人散開來，露絲大吃一驚，高明躲了幾步，小特乘機掙扎，奔向左邊去。)

珍 小特呀！小特……(咽泣)

露 (朝左邊望) 好，警察來了。(提高嗓子) 把他抓住，把他抓住！

(警笛聲響。)

(高明上前準備揪住馬末，馬末站穩腳步，準備一鬥。)

(珍萍驚奇地望着高明。)

露 (有點怕) 高明，走，走，不要跟這些三星打架！

(珍萍上前，拉着高明)

珍 你，你不是高明嗎？

高 (望她一陣，良久說不出話來) 你是誰？

漁 (對珍萍) 呀！你認識他？

(衆人驚奇地面面相覷。)

珍 高明，你，你忘了！(咽泣) 十二年前你拋棄了我……我，我就是珍萍呀！(哭泣)

漁 哦？剛才你說的就是他？

珍 是呀！

露 (上前拉住高明) 你為什麼會認識她？

高 你別聽她瞎說，我不認識她，走，我們走……

露（氣憤）不，我要你說個明白。

高 你別聽她的鬼話呀！

珍（哭泣）高明，你拋棄了我不緊，可是，可是剛才你打的，就是你的兒子呀！

露呀！（對高明）原來他就是你的兒子？哼！（氣憤，轉身就走）

高（上前拉住她）你別誤會，我不認識她！

露（一把揪到高明臉上）哼！你騙我。

（露絲正想從左邊出，兩個警察強拉着小特上。）

甲 什麼事？什麼事？

露 他搶我的手提包！

（警察乙開始紀錄。）

甲 呵！誰看到？

露 這裏每個人都看到。

甲（指着朱健）你有看到嗎？

（朱健咬咬地說不出。）

甲 請你跟我們到警察局去，一下子就可以回來的。

乙（對露絲）你也跟我們去一趟。

甲（看到珍萍和馬末衣服潮濕，指着珍萍）什麼事情呀？

漁（怕惹麻煩，連忙插入）哦，沒什麼，她剛才不小心，跌下海去。

乙 不要緊吧？

文 哎！不要緊的，不要緊的。

（警察欲走。）

珍 小特，小特呀！（指着高明）他，他就是你的爸爸！（泣不成聲）

（小特驚奇，望了很久，走上前幾步又驚慌地退了回來。他抹去嘴邊的血，睜着高明。）

朱（上前對高明）這小孩子是你的兒子？你為什麼把他打成這樣呢？我看你還是請警察放了他算了！

（高明非常尷尬。）

露 不能放！沒這麼容易！

漁 (走向警察，求情地) 哎，你們，你們——

甲 (知道他的意思) 不能夠，我們是執行任務的！

乙 走吧！

(警察拉着小特出，露絲氣憤地哭着跟去。朱鏈回過頭來望珍萍，然後跟着出。)

珍 小特，小特呀……(哭不成聲)

漁 哎！你別難過了，等一下再想辦法吧！

(高明無地自容，也準備溜出。)

(文連弟與馬末上前揪住高明)

文 你不能走！

馬 哼，你拋棄了你的妻子，你把你自己的兒子打得這樣，你這個沒有良心的「畜畜」，

我問你，你現在要怎樣？

文 (提高嗓子) 說呀！

(高明掙開)

高 (義怒) 告訴你，我不認識她，這不關你們的事！(撥開兩人匆匆出左邊)

珍 高明，高明……

(文連弟急忙回到咖啡廳，抓起小凳就朝向左邊扔出去。)

文 狗生的！

(馬末跑到左邊，拾起石頭就扔。)

漁 好了，讓他去吧，這種沒有良心的人！

(珍萍哭聲揚起。)

(車門聲，機聲響。)

(一道煙射了進來，車聲由近而遠。)

(潮水拍岸的澎湃聲。)

(風聲又起，樹葉隨風起舞。)

(珍萍在衆人朝左邊望去時，扶着欄杆，走向右邊。)

珍 (哭) 我要死，我要去死呀！

(衆人奔上攔住她。)

漁 哎！這怎麼辦呢？要送她上那裏去？

文 是啊，她又沒有家，這怎麼辦？

漁 亞嫂，你有什麼親戚朋友嗎？我們送你去，好嗎？

珍 呵，不必了，我沒有親戚朋友……我沒有……他們，他們也不喜歡我……我這個病人去住的！（咳嗽）

馬 （扶着她）不要緊，你先到我的家去住。

文 噢，好呵！馬末，你的人真好。

漁 你肯收留她，那太好了！

（風聲，潮聲。）

珍 你們，你們都對我太……太好了！我，我不知道要怎樣感謝你們。可是，可是我的

小特呢？……

馬 走吧！我們先走吧！等一下再打算。

文 （追上）喂喂！慢點，這些麵包你們拿去吃吧！

（馬末接過麵包）

珍 我要我的孩子呀！

漁 他不要緊的，過一兩天就會出來，你還是先去休息吧！

（小特在左邊牆角鬼鬼祟祟地張望了一下，然後奔向他的母親，緊緊地擁抱着她——）

小 媽媽，媽媽！

珍 （緊緊地擁抱着，流着眼淚）孩子，你怎麼又回來了？

（驚奇地）噢，你怎麼會回來的？

小 他們拉我出那個小門，「馬打」拉我先走，我出力踢他們，他們放手我就跳下沙灘，

你看我的衣給他抓破了！媽媽，爸爸呢？

珍 （流着眼淚，撫着小特的頭）爸爸不認你，孩子，別問了……（哭泣）

小 媽媽，我們快走吧，等下警察會追來的！

珍 媽教你要乖，為什麼你去搶東西？

小 媽，要不，我們沒有錢，今晚你要吃什麼呢？

馬 快，小特，跟你媽到我的家去，趕快！

文

(同聲) 是呀，你們趕快，快走！

(旋風狂吹，大浪聲。)

(左邊傳來急促的腳步聲。)

文 快呀，快走，你看他們來了。

漁 是呀，不要再說了，快走！

(馬末與小特正扶着珍萍欲過，兩名警察追到。小特躲在母親的背後，警察上前攔住。)

珍 先生，你可憐可憐我，放了他吧！

乙 (推開她) 不能呀！

(小特給拉到右邊。)

小 媽媽，媽媽……

甲 哼！你還想逃？(拉走)

(文連弟與漁夫上前欲言又止。)

(小特被拉出，頻頻呼喚着媽媽。聲浪由近而遠漸漸隱去。珍萍哭得死去活來，也頻頻呼喚

着小特。聲浪越來越高，越顯得淒慘。)

(潮聲，風聲也越來越高，一陣大浪擲上欄杆激起一條浪花。)

(兩道圍欄內的樹木也在強風中搖首歎息！)

——幕急落。

(完稿於一九六〇年。夏雨)

夜渡

時 間
地 點
人 物

此時。
馬來亞的一個小渡頭。

朱海義 二十八歲，小鎮膠工。

李雲菲 二十五歲，海義之妻。

朱碧貞 二十三歲，海義之妹。

楊子江 二十七歲，海義之友。

陳一帆 二十九歲，海義之友。

鍾長夢 二十六歲，海義之友。

林三虎 四十二歲，園主的幫兇。

曹水來 五十五歲，船夫。

湯遇游 三十歲，船夫，兇手。

江駒飛 三十歲，流氓，兇手。

陸地霸 三十歲，流氓，兇手。

其他 警察兩名，工友甲、乙、丙三人。
佈景 鄉村地帶，一個非常簡陋的渡頭。

左邊是河流，但觀眾只能看到一條泥土堆築的河堤。

河堤有圍欄，土階和燈柱。堤旁長滿沼澤地帶的矮樹叢。

正面偏左是間休憩小亭。亭後矮樹叢生。

右面有間亞答屋，但只能看到客廳一角。它的大門開向河堤。客廳面向觀眾的牆壁，下半部釘木板，上半部圍鐵絲網，觀眾可看到廳內的人物。臺前有路過小鎮，臺裏有小徑。

屋邊和堤旁空地上，有花架和晒衣架等等。

幕啓

渡頭上寂無人影。晚風從河面上吹來，河岸的常青樹迎風搖擺。天邊的新月被層層的烏雲環繞着，黯淡的月光，透過了常青樹，灑在屋頂上，木架上，船桅上，河堤上，映出了渡頭的一幅朦朧陰暗的輪廓。河邊的蟲蛙在放聲高唱，疏疏的狗吠聲忽遠忽近，夜是一片淒清。

忽然，右邊閃出了幾個鬼鬼祟祟的黑影。林三虎握着一根手電筒，走在前頭，東照照，西瞧瞧；江鵬飛背着一個大麻袋，陸地霸拿着一捆粗繩，兩人東張西望地跟着林三虎走。林三虎踏上矮宅的門邊去窺看，江陸兩人站在一邊把風。過了一會林三虎退了下來，跟江陸兩人咬了一陣耳朵，然後拿出煙來，每人拿了一根。林三虎的一根火柴，立刻把三幅淨淨的面孔照亮了！

左邊河面上隱約傳來了樂聲，一道微弱的燈光射到渡頭上來。

三 走，有人來了！

（三個黑影立刻閃到屋後去。）

（渡頭上發出船兒靠岸的聲響，腳步聲，談話聲。老船夫背水來提着一隻燈走上渡頭來，李雲非和朱碧鳳跟着上岸。）

水 暖！潮水這麼急，划船真不容易！（向右走。）

碧 老伯，你要回家去啦？

水 這麼晚了，不回去，還就在這做什麼？

碧 可是，老伯——

雲 是呀，老伯，我們等下還要回去呢！

水 這麼晚了，還要回去？（暫停）哦！別急，十一點半還有最後一隻舢舨，你們就搭那艘過河吧！

碧 （對雲非）大嫂，現在都快十一點了，我們那來得及呢？

雲 是呀！（對水來）老伯，要是我們趕不及，等下你倆我們過去好嗎？

碧 我們可以多貼你一點錢。

水 好吧，可是你們別太遲！哪！（指着右邊）我就住在那間小茅屋裏。當心點，我家裏有隻大狼狗。

碧 好的，謝謝你。

水 （走了兩步，又轉身。）這麼晚了，你們到那兒去？

碧 我們過來找人！

水 找人？暖，兩個女孩子，三更半夜在路上走……哇，當心點，這裏流氓多。

雲 我們知道的，你去吧！

水 唔。（提著燈緩步走向右邊，頭又暗了下來。）

碧 大嫂，我們快走吧！

雲 你說，我們上那兒去找他呢？

碧 我看大哥一定是在他的朋友子江的家裏。

雲 你大哥的人也真是！這麼晚了，還不回去，這幾天——

碧 大嫂，你別再罵他了，大哥他——

雲 你別說了，我知道，你們都是一鼻孔出氣。

碧 暖！大嫂，你現在心裏焦急，你怕會有三長兩短，我知道。但，大哥這麼做是對的，我們總不能去阻止他。

雲 可是，現在風聲這麼緊，他的生命……（欲言又止）哎！你看，這麼晚了，他還不回，誰都會焦急！

碧 大哥的人，就是硬骨頭。小時候，在學校讀書，看到一個同學被人欺侮，就替人家打抱不平，一個人打兩個，打到校長家去，校長出去拉，他還不放手，結果呢，被開除了！

雲 開除還是小事，但這次的病情可嚴重了。人家山李叔是好心，偷偷地告訴我們，可是他聽了，一點也不駭怕，萬一——

碧 我看不會的，他那些好朋友，一定會照顧他的。

雲 我們還是先去找他回來吧，要不然，我老是不放心！
好吧，我們走。

（雲非握亮了手中的電筒，兩人向右邊去。）

（遠遠地傳來狗吠聲。）

（左邊河中又起了一陣聲響，另一隻輪船靠岸了。船夫盪着槳止神祕地提燈上岸。他站在堤上，把燈舉高，一手遮住射到眼睛來的光線，向堤頭張望了一下，看到沒有人，就提高聲，旋轉了幾下。屋後的三個人影又閃了出來。他看到人來了，就把燈放在堤上，走到休憩亭去跟他們會合。）

三 （對浪漣）噠，準備好了沒有？

浪 好了，哪！（指河上）船划來了！

碧 你先把船划到草叢裏去，免得等下有別的搭客過河麻煩！

浪 啊，好的。

地 噠，他的妻子和妹妹已經過來找他，要是他們等下一起過河，怎麼辦？

三 不會的，他現在還在「甘榜烏蘭」老吳的家裏，她們找不到的。

碧 那，這個麻袋，你先放到船上去。

浪 （接過麻袋，對地漣）那些線呢？要不要一起——
地 不必，等下有用。

（三虎掏出鈔票，分給三人。）

三 那，這些你們先拿去。事情辦妥了再來！

碧 （數鈔票，然後放進麻袋）噠，話先說明，萬一空頭破了一——

三 你跟我這麼多年，我那次虧待過你？汪大叔有的是錢，有錢怕沒有路走？你難道——

地 好，這個不談，今晚我們幹好了，剩下的錢，明天早上拿。

三 可以，只要你幹得乾淨，汪大叔難道還計較這一點錢嗎？

浪 （對三虎）哇，我已經說過了，他們（指老霸與國飛）出手，我出船，萬一有什麼三長兩短，他們可以逃了算數。可是我這得靠這隻船找飯吃！（搖搖頭）這個數目，太不合算。

三 你放心，我早就跟汪大叔提過了，他叫你事情辦好了，去找他。
地 你把這個（指原袋）先拿下去吧！

（浪游走了幾步，又回來。）

浪 呃，你們說要拉到河上去動手？

三 是的，一切照原來的計劃去做！

浪 不行呀，你看（望着河面）潮水太急了，如果他一掙扎，恐怕會——（他神經地把手掌一翻，得意地笑着。）

三 翻——哦。（大悟）

地 哇？對呀，萬一翻船，空頭一定會破。

三 聽 噫，我不大會游水，等下叫我去做替死鬼，那——
地 我看這樣吧！（做手勢，叫他們合攏來）

（四個人交頭接耳，指手劃腳，談了一陣。）

（遠遠有狗吠聲，風從河面上刮來，樹葉婆娑起舞，蛙，蟲鳴聲齊響。天邊微微的閃電，輕雷在響，天色漸暗。）

地 噫？這——辦法不錯！

三 不過你們眼睛要亮，手脚要快！

地 你放心，我們又不是頭一次下手！

三 我先走了，等你們的消息！
浪 去吧！

（林三虎向右邊去。）

浪 你們還是退到林子裏去。我把燈吹熄的時候，你們就出來。
地 甚麼？今晚上有風，要是燈給風吹熄了，那——
三 不要囉嗦，我們可以看得到的。走！

(兩人正欲移步，見林三虎急忙趕來。)

三 哇，那邊有兩個警察走來，你們還是避一避吧，免得他們問東問西。

(大家朝向右邊張望。)

噯 你快把麻袋藏起來。

三 我朝小路先走！

(三人閃進屋後的矮樹叢中去。)

(湯浪游走到休歇亭把麻袋扔進黑暗處。)

(手電筒的光線，從右邊射入。)

(湯浪游走上堤岸，把燈吊在木架上，然後坐在河堤的階上，若無其事地哼着小調。然後。)

(巡警悠閒地走過來，握着手電筒，到處照一會，才步向浪游。)

浪 要過河嗎？

警甲 哦！不！

警乙 這麼晚了，還不休息？

浪 多坐一會，看有人過河嗎？

警甲 生意怎樣？好賺吧！

浪 哎！行情壞；很少人出門。以前這小鎮上有那間小戲院，晚上還可以多搖幾艘，現在戲院倒了，我們的生意，也跟着它倒。(摸出香煙)來，抽根煙吧！

警 (齊聲) 哦，不不，謝謝。

(閃電，風起。)

警甲 (對警乙) 走吧！

警乙 (望望天，對浪說) 就快下雨了！

浪 是呀，這幾天太熱了，就讓它下陣大雨吧！

(兩名警察又悠閒地向右邊去。)

(湯浪游走回暗處，拾起麻袋，上河堤，下船去。)

(右邊，陳一帆與羅長夢，談着話進。一帆拿出煙匙，開門進屋內。長夢跟着進。一帆點亮了桌燈，屋裏的光線射了出來，把渡頭的右角照亮了。)

(陳一帆倒茶喝。)

長 (伸個懶腰) 他媽的，今天跑了一整天，累得半死！

一 又想睡覺了？

長 哎！等下他們來了，你跟他们談談，我先躺一下。（倒下。）

一 還有重要的事情要談呀！

長 沒關係，我睡覺的時候，你們談話我也知道的！

一 你倒不如說，你睡覺的時候，也可以發表意見。

長 去你的，讓我睡一下。

（一帆走過，影子消失。）

（朱海與楊子江從右邊上。兩人在屋邊停下。）

子 汪其羊這狗東西真是膽大包天。老吳都沒有公佈他的醜事，他居然做賊心虛，先下

毒手把他幹掉！

海 他以為這樣做可以滅了他的口。

子 聽說春城嫂已經發瘋了？

海 唔，自從春城去年死了之後，她就有點瘋瘋顛顛地，那天她到其羊的家去領薪水，

給他強姦了，她受不了這個刺激，就發瘋了。我剛才到「甘榜烏蘭」去走一趟。聽

說昨天還拿着刀要殺人，所以今早就把她送進瘋人院去了。

子 其羊這狗種，他以爲人發瘋了，不會說真話，就可以把他的罪行洗清，可是偏偏碰

到老吳——

海 老吳那天也是剛好要拿薪水，到其羊的家裏去，才看穿他的獸行。

子 可是，我就不明白，老吳既然看穿了汪其羊的無恥，爲什麼不告發他？反而跟着他

到芭裏去打獵，才給他藥機幹掉。

海 老吳的母親生病，妻子剛剛生產，家裏全靠他一個人賺錢。所以我看這還是飯碗的
問題。那天，汪其羊邀他去打獵，我就叫他別去，可是他說他家裏需要錢用，汪其
羊答應給他三十塊錢，叫他帶路。我就沒想到他——

（這時一帆從邊上出，他在廳內探頭外望。）

一 喂，進來裏面談吧。

海 哦！（與子江移步）

子 （邊走邊談）我說，現在問題是在於你，他既然肯出三千塊收買你，你不接受，這

狗東西是敢幹掉你的！

(兩人入屋坐下。)

一 (對海壽) 你是說，汪其羊用獵槍把老吳射死，還是他的幫兇林三虎？

海 是誰開的槍，我不知道。那天，我上山去砍柴，採豬菜。我越過山頭的時候，忽然聽到槍響。我爬上樹梢去，看到山脚的草叢中有人在走動，我以為他們打到了山豬。後來看到汪其羊和林三虎，拿着長槍向前跑，我起了疑心，就躲到一條小溪去偷看。這時，老吳躺在血泊中。起先我還以為是老吳被他們誤殺，誰知道他們把老吳的屍體拖到一個早已挖好的地洞去，然後把他埋了，又用乾的草掩蓋着。

一 前天，報上還說老吳是誤進大芭，迷失了方向，真是大笑話。

海 老吳前幾年跟我在大芭裏砍木，他閉着眼睛都可以走出來，那會迷失方向？這還不是汪其羊這般狗雜種搞的把戲。

一 後來，你跑去報警時，有沒有把你看到的，全盤說出？

海 沒有，我只說，我感覺到老吳被埋葬在那個地方。

子 為什麼你不說個清楚呢？

海 因為我還要仔細考慮。

一 汪其羊和林三虎，那批傢伙不是在當天晚上就受嫌疑被抓了嗎？

海 是的，但第二天，他們用一萬塊把兩個人保了出來。

子 這麼說來，汪其羊他們的罪狀根本不能成立，因為沒有人看到是他們殺死的。他們的律師可以說他是迷了路在大芭中被別的人所陷害。

海 我將在法庭上供證，我親眼看到他們把老吳埋起來。

一 他媽的，汪其羊侮辱了春城嫂，害得她發瘋，這件事老吳親眼看到，都替他包涵，可是他……

海 所以我說，對這般混蛋，我們不能寬容。你饒了他一次，他就越來越大膽。我起先來這裏割膠的時候——

子 其實，其羊殺了老吳，不只是爲了春城嫂的事。去年老吳在暗地裏推動加薪，事情不成，鬧得要罷工——

一 可是，當時是李成出面去爭，老吳他根本不敢正面跟他鬧。

子 但其羊知道是他暗地裏搞的，早已懷恨在心。

海 過去的事，別再提，現在的問題是：我們一定要替老吳復仇。

子 現在春城變發瘋了，老吳被殺了，所以問題完全於你，因為這是你親眼看到他們幹的。

一 我知道他們的計劃是這樣：既然他們查出了是你報案，而且知道你準備上法庭去供證，那他們的第一步，就是拿錢先收買你。現在，你不接受，跟他們對敵。我看第二步就是——

子 不必說也知道，老吳被謀殺的事，就可以證明他們是不擇手段的！

一 他媽的，去年我們要求加工錢的時候，他一分錢好像牛車輪那樣，推說什麼樹膠、跌價，雨季到了，割膠的天數很少，收入不夠。現在他要收買你，一開口就是三千。

海 不要說三千，就是三萬塊我也不能接受。你想，老吳是我們的好朋友，難道我們能昧着良心做事嗎？就是一個我們不相熟的人被殺了，我們知道了，也要替他復仇的。

子 你這樣做很對，我想不但是我們，就是全村的人都會敬佩你的！

一 你這次勇敢的行爲，使我這個作爲你的朋友，也感到光榮！不過，你在路頭路尾

子 可要小心，老吳已經去了，我們不希望你也跟着他去！

海 以後你不好單獨出門，我們可以輪流保護你！

子 好，謝謝你們！我看危險是會有的，但我們總不能向汪其羊這狼心狗肺的兇手低頭。

子 長夢又睡着？喂，起來！（拉動他）

海 別拉他，讓他睡吧！他今天跑了一整天，也夠辛苦。

一 今天他實在賣力，一共募捐到二百塊。

海 老實說，我們這般朋友，都很熱心！

子 是呀！但我看這數目還不夠，老吳的母親聽到兒子被殺了，病得更厲害。他的妻子現在還在接生院。那天出山的時候，就先跟人家借了一筆錢，我想這——

一 老張那邊也發動向一些朋友去捐，今天我倒忘了去問他。哎！我看等下我得過去走一趟。

（紫羅沉重地敲了十一下。）

子 （對海）夜了，我看你得走了吧？要不然，你家裏的人會焦急的！

一 是呀！我想你的太太一定在門口等着你回去！

海 （一笑）好，走！

子 我看這樣吧，今晚我陪你過去！

海 不必了，難道我今晚真的就會被他們推下河裏去嗎？

一 不，老朱，你還是讓子江陪你過去，我們比較放心！

海 好呀，喲，可是，我家裏不夠被蓋！（海義與子江步出門，一帆跟着）你怕冷嗎？看情形今晚會有大風雨！

子 哦？這樣吧，你在這等着我，我過去拿件寒衣來！（欲走）

一 （關起門，上鎖）喲，等我一下。

海 怎麼？你還要出去！

一 唔！我去問一問老張，看他今天捐到多少錢？順便還有一些事跟他談談。

子 喲，你把門鎖了，長夢等下醒過來，怎麼出來？

一 不會的，他一睡非到天亮不醒！反正我去一會就回來！

海 喲！他可以開後門出來（指右邊）。

子 （與一帆走）我就來！

海 好，你去吧。喲，一帆，你叫老張告訴膠園裏的工友，請大家冷靜一點，等着法庭審判！

一 你說，這案子什麼時候開庭？是不是星期四？

海 唔，還有三天的時間。

子 你等着我，別走開！（兩人出）

（湯浪游氣閑地走上堤岸。）

（風起，樹搖，悶雷聲比前響亮，狗吠聲從近處傳來，月亮已被烏雲遮住，天邊有微微的閃電。）

游 喂，要過河嗎？上來吧！

海 哦！等一下，我等一個朋友！

（浪游聽到等朋友，一怔，把吊着的燈吹熄了。這時的黑頭，除了蟲蛙之聲，一切都死寂！）

（最後的兩個黑影閃了出來。海義燃上一根煙，背看他們，沒有發覺。）

海 噫，這麼暗，你怎麼把燈吹熄了！

退 （冷笑）哈哈！現在行情壞，吹熄了燈，可以省一點油！

（兩個影子已經偷偷地走到海義的背後，一個用手猛力地勾住他的頸項，海義嘆了一聲，另一個抓住他的腳，拿鐵要綁。浪游衝入幫助，海義舉腳一踢，浪游被踢中退了幾步……）

（風吹，閃電，狗吠，蛙鳴，樹動，自然界的一切，彷彿都爲了這人間的不平而舉起騷動！）

（海義雖然極力掙扎，但是寡不敵衆，終於在陣地窮的迴頭一視之後被他們所制服。三人把海義扛上河堤。）

（自然界的呼聲，有增無減。）

（屋子裏，有陣長夢翻身的聲響，嘆息了一下但又歸於平靜。）

（子江拿着蓆衣進。）

子

海義！（看到沒有人，偷偷，慌張地走到窗口張望）長夢，長夢，海義呢？（沒有反響，急，急忙走上河堤，張望，大聲地向河面叫喚，招手）海義！海義！（急得團團轉，又衝到窗口，猛力地敲着板壁）長夢，快起來呀！海義給人家綁走了！（說完，急忙追上河堤，

下河去。）

（長夢醒了過來，揉揉惺忪的眼睛，到窗口去看看，沒有人，又退回原位。）

長 他媽的半夜裏見鬼，明明沒有人，怎麼我會聽到有聲響！（憂鬱，又躺下）

（碧嵐與雲非從右邊出。）

碧 大嫂，你看，渡頭這麼暗，一定是沒有船了，我們還是去找老伯伯吧！

雲 （急急欲哭）你大哥，真氣死人，不懂他跑到那兒去了！

碧 別急，大嫂，說不定他已經回家了！

雲 他整天在外頭跑，就不知道我們在家裏多掛心！

碧 好了，別說了，我們快去吧！快呀！大嫂，就要下大雨了！（把燈拉走）

（狂風凄厲地吹着，樹使勁地搖着：一聲驚耳的雷響之後，接着是刺目的閃電、狗的長嘯。

渡頭籠罩着恐怖的氣氛。）

（屋子裏的燈，在狂風中抖了一陣，終於熄滅了。）

（渡頭上除一兩次閃電外，顯得更靜了。）

（忽然河上傳來聲響。）

子 哎喲，救命呀！救命呀！

（罵子裏，長夢低頭地爬起來，點了燈，欲開大門，不能出，猛力地踢了幾下，還是徒然；他忙退到窗口張望，然後拿着燈衝進過道。）

（右邊傳來腳步聲，談話聲。）

（長夢拿着燈領頭，一帆與老張隨後）

一 什麼事？好像有人喊救命？

長 是呀！出了事了，快去看！

一 老張，快點。

（三人衝上河堤去。）

張 那邊有隻舢舨划過來了！

長 噢，你看，有人游過來了！

一 那不是子江嗎，快下去！

（三人下河去。）

（他們把落過錨似的子江，快上岸。一道鮮紅的線，從子江的耳邊流下來，他喘着氣！）

子 快，你們，快點，追過去！海義，給，他們綁去了，快！快追！他們把他用繩捆着

套進麻袋去，要扔進河裏去了，快！

一 哦？！（拿出警笛狂吹）

張 一帆，快，我會划船，我們先追過去！

一 好！（對長夢）長夢，你先照顧子江。

（老張與一帆下河去。聲響。）

長 子江，你怎麼會流血？

子 我看到海義給他們……綁着，截走了。我趕快游過去，要救他，當我游到船邊的時候，他們……用木棍，要敲我的頭，我一閃，木棍打在我的……肩膀上，我把其中一個，拉下河……他們要把海義，扔進河裏去！你……你，去吧，快去追，我不要緊的！

（河面上又傳來聲響。）

一 長夢，有人游過來了，快抓住他！

（長夢一怔，張望，然後急忙下河去！）

（右邊傳來腳步聲，警察甲乙及工友甲乙丙上。）

警甲 什麼事？什麼事？

子 河面上，有謀殺案，兇手在逃，你們，快去追！

警乙（對甲）我們走吧！（對工友）喂，你們誰會划船？

工友丙 我會，我跟你們去！

（三人上堤，下河去，聲響。）

工友甲 子江，你怎麼啦！

子 海義，給他們綁走了，我給打傷……。

（河面上有聲響。）

警甲聲 喂，這人是誰？

長發 一個兇手！

警乙聲 哦！把他押住，別讓他逃了！

（子江，工友甲乙齊往河上望。）

（長發已成落湯雞，押着流吳江翻飛上，他正在喘息。）

子 就是他，別讓他逃了！

（工友甲乙齊上前揪住江翻飛！）

長 快說，是誰叫你們幹的？

（流吳不語，低頭喘息。）

工友甲（把他的手扳到身後，猛力一扭）還不說！

鳴 哎喲！

（子江上堤，持着木棍要敲下去。）

（長發上前攔住他。）

長 子江，別這樣！

子 說，叫他說，不說，我們就幹掉他這條狗命！

工友乙 他不說，喂，把繩子拿出來，我們把他吊起來！

工友甲（又將他的手往後一扭）說不說？

鳴 哎喲，我說，我說。

子 誰，是誰叫你幹的？

噯，是，汪，汪其羊和林三虎！

子 我早就知道，是他們！

長 好，先把他押到警察局去！

子 我們去找汪其羊算賬！

工友甲乙齊聲 走！

（右邊傳來聲響。）

（雲菲與蜀鳳出，曹水來提燈，隨後。）

碧 子江，你怎麼啦？我的哥哥呢？

雲 （看情形不對，急）子江，海義在那兒？

子 他！他！

雲 怎麼啦？

（蜀鳳驚奇地望着雲菲。）

子 （指河上）他，他，出事了。

雲 「（哭）啊？他怎麼啦？」

長 他給人家暗算了！

水 哦？！

子 雲菲，你別急，我們已經派人追過去了！

碧 你是說我大哥給他們——

子 他們把他綁住，要丟進河裏去。

（雲菲與蜀鳳痛哭着，奔上河堤去。）

（右邊的人望着他們。）

雲 （悽慘地號哭）海義，海義……

碧 大哥，大哥啊……

（自然界的呼聲再度掀起。）

（嘩啦嘩啦的雨聲，逐漸由遠而近，迫近波頭。）

（隱雷，舞台暗，幕下。）

（一九六一年清明前夕，完稿於吧生）

後記

一個不習慣海上生活的人在夜裏行舟，難免有茫茫然的感覺；一個不熟悉戲劇工作的人來創作劇本，經常會遭遇到暗中摸索的困苦。這本獨幕劇集以「夜渡」為名，正說明了我在學習寫劇本時的一番感受。

近年來我雖曾失地寫過一些劇本，但都是膚淺的習作。米然君在序言中說：願「夜渡」引渡大家到太陽發光的地方，我却希望「夜渡」出版後，在戲劇界前輩的指導下，能使我對劇本創作有深一層的認識。

本地的劇本創作還處於拓荒的階段。寫劇本的朋友自然不會以現有的一點微小的成就而自傲。以我個人來說，我總覺得自己懂得的很少，而本身不了解的却很多。在講堂裏，一個天資較差的學生是經常保持緘默的；在戲劇界，一本不成熟的劇作的出版，作者只會使智慧落人的學生那樣，用虛心求知的耳朵去聆聽別人的教正。

這本小冊子附印幾張劇照是，幾個朋友的意見，認為可留作今後演出時的參考。但由於出版日趨匆促，使木聯、光洋、泛星、綠葉、紡織等團體演出的「雨夜」劇照未能及時收入。我要藉此機會向幫我收集劇照的汪國寶、陳加福與李昭亮諸君致謝。

征雁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於星州

文藝作品

小城憂鬱	(中篇小說)	苗秀著	叻幣一元
血屋的人	(文藝列車一號)	筆農編	港幣一元
夜渡	(劉喜劇集)	征福著	叻幣八角
沙河岸上的戀歌	(中篇·再版)	馬陽著	叻幣七角
韋護	(中篇小說)	丁玲著	港幣二元四角
這就是愛情	(中篇·再版)	羅淑譯	港幣一元八角
窮途	(短篇小說)	征福著	叻幣七角
綠色的籐葉	(短篇小說)	宋雅著	叻幣三角半
新加坡河畔	(小說·再版)	白寒著	(即出)
死亡城	(中篇小說)	方北方著	(即出)
淒風苦雨	(長篇小說)	馬陽著	(即出)
新加坡屋頂下	(中篇·重印)	田秀著	(即出)

(新書陸續推出，歡迎作家踴躍)

劇藝名著

演員的道德	史坦尼斯拉夫斯基	叻幣0.50
演員論	拉拔泊	叻幣0.60
導演論	查哈瓦	叻幣0.55
史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摘要	程猷山	叻幣0.70
一個角色的劇選	金山	港幣2.20

參考叢書

中國文學發展簡史	尤思編	叻幣1.30
高中會考華文參考資料	鄭佳賓編	叻幣1.00
歷屆中學會考數學科試題詳解	陳弘編	叻幣1.00
常用四位對數手冊(華英對照)		叻幣0.70
中四華文會考參考資料	林湘君編	叻幣0.90
中四世界史會考參考資料	林夢春編	叻幣0.40
算術指導(小學會考參考叢書)	陳慎人編	叻幣0.80
小學作文(四、五、六年分三冊)	每冊	叻幣0.40

劇 藝 名 著

演員的道德·····	史坦尼斯拉夫斯基	叻幣0.50
演員論·····	拉 波 泊	叻幣0.60
導演論·····	查 哈 瓦	叻幣0.55
史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摘要·····	程 儀 山	叻幣0.70
一個角色的劇選·····	金 山	港幣2.20

參 考 叢 書

中國文學發展簡史·····	尤 思 編	叻幣1.30
高中會考華文參考資料·····	鄭佳蘭編	叻幣1.00
歷屆中學會考數學科試題詳解·····	陳 弘 編	叻幣1.00
常用四位對數手冊(華英對照) ·····		叻幣0.70
中四華文會考參考資料·····	林湘君編	叻幣0.90
中四世界史會考參考資料·····	林夢春編	叻幣0.40
算術指導(小學會考參考叢書) ·····	陳懷人編	叻幣0.80
小學作文(四、五、六年分三冊)·····	每 冊	叻幣0.40

文藝列車一號

「文藝列車」是一種純文藝的集子，逐月出版一冊，特約星馬文壇知名之士寫稿，內容豐富，誠為優良讀物之一。

「列車」一號題名「血脈的人」，共收有小說、劇本、散文及詩歌各類名作多篇，訂於一九六二年一月出版，歡迎購買。





（一）

（二）

（三）

（四）

戏剧

夜渡

征雁 著

电子书制作人： 陈政欣

E-mail:

tcsin48@hotmail.com

制作日期： **2012 年 10 月 28 日**